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　雜詩一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十九首

五言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銑曰此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本作一天涯音宜翰曰涯畔也善曰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善曰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善曰鬱鬱茂盛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窗牖言

潛隱伺明時也　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窻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

娥娥紅粉裝 善本作糚字

纖纖出素手 翰曰娥娥美貌纖纖細貌皆喻賢人盛才也　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濟曰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　善曰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姣者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雖以獨守其志　善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銑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眾石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善曰言異松石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

斗酒相娛樂聊

厚不爲薄 良曰人且以相厚爲本不爲輕薄者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平與洛 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從漢都此南都也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所格反 向曰鬱鬱盛貌索求也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貫逵國語注曰索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相望七里雙闕闕名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善本作戚字 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偪迫哉戚戚憂思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向曰此詩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 善曰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良曰奮起也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 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眞妙之聲 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

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口廣雅曰尚上也謂辭之美者眞猶正也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翰曰齊心同志願得知音包含此意俱未見申謂未達也　善曰所願謂富貴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飊塵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　善曰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飆謂之猋爾雅或爲此飊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官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據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　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

無爲守窮賤轗善本作轗字**軻**苦賀**長苦辛**　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大半然轗軻不遇也轗與𨋺同苦闇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　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良曰交通而結鏤文綺以爲窗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

上有絃歌聲音

響一何悲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亡故悲之也　善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爲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悽歎矣昔杞梁妻歎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何以更生援琴鼓之赴水而死也　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　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
願爲雙鴻鵠
善本作鳴鶴字
奮翅起高飛
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爲此鳥高飛於四海也　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爲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將爲辭贈遠之美意也　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
還顧望舊鄉長

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在壁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翰曰玉衡斗柄也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鷰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鷰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　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

恃者翮耳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鬭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鳥格反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軛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 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良無磐石善本作盤字

固虛名復何益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盤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盤石大石也 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翰曰冉冉漸生進貌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 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

與君爲新婚

菟善本作免字絲附女蘿濟曰菟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

將遠行陂水也善曰說文曰陂陂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己盛顏之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濟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爲愛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庭前善本作中字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貴善本作貢字但感別經時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貌善曰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 善曰纖纖已見上文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向曰終日不成章喻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爲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 善曰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莫白切善本作脈字不得語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何也盈盈端麗貌脈脈自矜持貌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善曰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 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

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各有時
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也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
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為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為寶貴
揚名於後世亦為美也　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化謂
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萬物城可以居
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寬遠也逶迤長遠也
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秋
草萋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為號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自臣而出故云迴風動地起秋草敗衰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也萋盛貌四
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移之速也　善曰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
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濟曰晨風鸇鷂屬志逐鳥也而賢人

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詩篇名刺儉不中禮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晉而不知之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轅下駒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惠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束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翰曰燕趙二國名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爲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脩學業也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向曰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

馳情整巾帶

善本作中字

沈吟聊躑躅

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貌　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躑躅住足躑躅與蹢躅同

思爲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良曰鸞善之鳥故人臣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　善曰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

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　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寐潛善本作潛寐字黃泉下千載永不寤銑曰寤覺也　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翰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任於時固堅也　善曰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爲之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紈羅素帛也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去者日已善本作以字踈來善本作生字者日已善本作以字親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

不見容貌蹤跡也歡愛終曰故親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疏

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

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

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翰曰或曰人事迫窄或遭亂國故爾也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爲憂也　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良曰秉執也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濟曰來茲謂後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

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翰曰嗤笑也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爲費用一朝所滅爲後世所笑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

仙

善本作小字

人王子喬難可以

善本作與字

等期

向曰王子喬仙人名難可與之同爲不死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螻婁蛄孤多善本作夕鳴悲銑曰凜凜寒也螻蛄寒吟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　善曰
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
南楚或謂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螻蛄也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良
厲嚴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
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
我違濟曰遺與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
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　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
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善本作懽字枉
駕惠前綏翰曰婦人呼夫爲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恵授也獨宿累夜夢
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爲婦駕車授綏故云恵前綏
凡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綏轡繩也
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已恵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
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
厭酒肉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
車歸向曰同車爲御願得常愛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
又不處重闈銑曰既來須臾之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閨門也　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

無晨風翼焉能陵善本作凌字風飛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善曰爾雅曰晨風鸇也莊子曰鸇凌風而起

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善本無此二句濟曰眄睞邪視也言邪視以寛適其意引領遠相望也睎望也

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良曰慘慄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善本作詹字兎缺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兎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踰人盛衰不常善曰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兎然詹與占同古字通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銑曰札筆也謂書也善曰說文曰札牒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

置書懷袖中三歳字不滅向曰言置

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焉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懼夫之不知察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翰曰綺羅之類　善曰綺已見上文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也

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濟曰綺上文綵爲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翰曰言被中著緜謂長相思緜緜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切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　銑曰羅綺爲帷故曰羅牀帷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

憂愁不能

寐攬衣起徘徊 濟曰徘徊猶歩於月庭也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翰曰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 出戸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良曰彷徨行迴旋心不安皃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 引領還入房下淚 善本作淚下 霑裳衣 善曰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爲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善曰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善曰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 翰曰屏營志恐懼也 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蹰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之一角相去彌遠也 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颻不定逮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銑曰陵言此別當乆且復立斯須之間以敘言也 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良曰陵自言欲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 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濟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 善曰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別善本作子字悵悠悠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絜之意悠悠遠貌 善曰大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攜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曰河梁橋也假問游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 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芒何之也

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善本作悢悢字向曰蹊道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 善曰廣雅

曰恨恨恨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　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自苦爲期也　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貌也皓與顥古字通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也爲典屬國此詩別從弟兄弟　善曰漢蘇武字子卿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良曰結交爲友情亦相親因親也　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爲行路之人相疎者也　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况我連枝樹與子

同一身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參辰二星常出没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　善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昭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　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愼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恩情日已善本作以字新良曰念離別之後相思之情日日新也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也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即此行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濟曰願行子少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貌言相思未去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向曰胡馬失羣恒思北風依依言人

之離別亦如之　善曰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　善曰雙龍喻己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爲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絲竹厲清音善本作聲字慷慨有餘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中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善曰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　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向曰此詩

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嬿婉歡好貌　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嬿婉之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

早晩何如也其辭也　善曰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

辭　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善曰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翰曰言以淚為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　善曰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　濟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歡樂之時　善曰春華喻少時也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銑曰此言入於匈奴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　善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芳　善本作芬字　馨香良夜發隨風聞我堂　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　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翰曰

見明月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善本作霜嚴字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喩客游不止善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喩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山隔海善本作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善曰楚辭曰蹇誰留兮中洲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當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善曰嘉會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惜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翰曰時為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

相向曰陽嘉元年出爲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永建七年爲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爲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

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翰曰謂河間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佷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也　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明也　善曰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姦猾善本作姦滑二字行巧劫皆密知名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爲擒繫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銑曰出河間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鬱鬱不得志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　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

爲四愁

詩依（善本無依字）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濟曰雰氣也）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良曰貽遺也）而懼讒邪不得以通（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其辭曰

一思曰（翰曰題首爲愁而此爲思者愁出於思故也）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甫）艱（良曰太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　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喩時君梁父以喩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側身東望涕霑翰（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　善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喩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　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

憂心煩勞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善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銑曰桂林南郡舜所遊也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善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霑襟善曰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美人贈我琴善本作金字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　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　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

身西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向曰襜褕衣服之飾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皃善曰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霑巾善曰說文曰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銑曰惋怨也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

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冩我 善本作冥冩二字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良曰特孤也懷春謂感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 褰衽 善本作袵 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濟曰褰舉也衽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飄 善本作飈字 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善本作相字塡委文墨紛消散銑曰言事煩塡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踈理也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侍文墨顧居臣上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　善曰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朝至于昃不遑暇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謂文書也回回心亂貌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記録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録也楚辭曰腸回回芳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翰曰去此煩亂出為游望也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濟曰塘池也鳧鴈皆水中游鳥　善曰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騖毛詩曰弋鳧與鴈安得肅肅羽爾從游善本作從嗣浮三字波瀾去協韻　銑曰肅肅飛貌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為樂也　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五言　善曰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 展轉不
能寐披衣起彷徨 良曰展轉臥不安貌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 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文 彷徨
忽已久白露霑我裳 善曰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 俛視清水波仰看
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横 向曰天漢河也詩云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從横言多也 善曰河圖
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
翔 善曰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 鬱鬱多愁 善本作悲字 思綿
綿思故鄉 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 善曰古詩曰綿綿思遠道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共也 善曰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向風長
歎息斷絶我中腸 翰曰向北而思歸也 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翰曰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亭亭高貌車蓋言雲似也 善曰亭亭

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吹我東南行行 善本作南字 行至吳會 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 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

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向曰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畏人謂吳兵彊而退也 善曰楚辭曰然轁軻而留滯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人同思也 善曰代馬已見上文

凱風永至思彼蠻方 濟曰凱風南風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藩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風思藩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逷蠻方

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

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縣象著明

別如俯仰脫若三秋 向曰別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 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昔我初還未 善本作朱字 華未希 良曰初還謂還出藩時也 未華未希言未凋落也

今我旋止素雪云 善本作雲字 飛 銑曰旋還止至也 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 濟曰並言向東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有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 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寒暑已見鸚鵡賦

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也 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銑曰言險事亦易為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共被之義 善曰同袍已見上文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為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悴傷也 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 方言曰悴傷也

君不垂眷豈

云其誠 良曰謂文帝信讒不垂眷豈可申其誠信也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巳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冀也 秋蘭可喻

桂樹冬榮 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歇也桂樹冬榮志不移也 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絃歌蕩思誰與銷愁 善本作憂字 臨川暮思何爲汎舟

濟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川而增思何以能爲汎舟言不能也 善曰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河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 銑曰絃歌豈無和樂蓋爲遊非我鄉鄰也 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非我鄰故不奏也 誰忘汎舟愧無榜 班孟 人 翰曰誰忘此汎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濟故以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 善曰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巳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

堂百例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良曰此意思友人也之子友人也迴遠也善曰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
子于征爾雅曰迴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向曰方猶行也極至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
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
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
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遠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善曰鴈南遊已見上文翹猶懸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
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何意迴善本作飈迴字飈舉吹我入雲中向曰迴遠也我即比轉蓬也善曰爾雅曰扶
搖謂之猋飈與猋同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善本作何字窮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輕也善曰呂氏
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
戎良曰蓬似客遊遠從戎事心之鬱亂不定也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翰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

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迫窄如此也非植眞然蓋以刺時 善曰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去去莫復道沇憂令人老 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銑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善曰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 善曰言憂甚而志亂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愁聲哀故入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良曰良人夫也善曰良人謂夫也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 翰曰噭噭鳴貌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 善曰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

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

見上文毛詩曰何被穠矣華如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善本作日夕宿湘沚向曰湘亦江水名沚渚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銑曰朱顏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也　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稱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俯

善本作俛字

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其尊也　善曰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行遠

善本作遠行字

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爲我仇

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　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亦安足所由於心　善曰廣雅曰由行也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

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善本作禦字櫺軒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善曰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

小人偷善本作媮字自閑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閑樂終無所成也　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

國讎亮不塞甚思喪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甘爲喪亡之首以爲國也　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

拊劒西南望思欲赴泰山銑曰太山東岳也主人魂魄將爲國申死力故赴之也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逾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濟曰絃急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也　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敎令偏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爲敎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敎令偏人也　善曰春秋説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

游魚潛緑水翔鳥薄天飛 向曰此各得其志　善曰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 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　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　善曰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翰曰游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慷慨對嘉賓悽愴内傷悲 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嵆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向曰扇動除去也 善曰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銑曰亮明隅角也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翰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 善曰攜手同車已見上文 龍驤翼翼揚鑣踟躕 濟曰龍驤馬也翼翼飛也揚轡踟躕緩行也言疾緩自任也 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良曰肅肅靜而獨行皃造至廬宅也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 光燈吐輝 善本作輝字 華幔長舒 翰曰言宿友人之家乃張燈帳也舒張也 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銑曰鸞觴盃也刻為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 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 絃超子野歎過緜駒 翰曰絃琴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緜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超而過之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 善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

合埶而爲仕乎　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苟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翰同善注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

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　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

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善曰禮記曰月生於西

繁星衣去聲善本作依字青天列宿自成行　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佞小人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貞也

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銑曰烏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吟也東廂庭之東也　善曰古

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為東廂也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銑曰纖輕也髣髴似有不分明貌渥濃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向曰時之不停夜忽已久故北斗迴轉而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為霜　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葉隨風而摧則身之滅絕如月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良曰晷日也度度數也　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東壁正昬中涸善本作固字陰寒節升向曰東壁星名孟冬之月日昬東壁中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升進也　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昬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朱

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灶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 濟曰衾被也纊細綿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 翰曰遥長昔夜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 善曰韓詩永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

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膺也崇興替廢膺胷也 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内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 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 善本作照字 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

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襟懷擁虛善本作靈字景輕衾覆空牀翰曰擁抱也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 善曰擁猶抱也 居歡惜善本作惕字夜促在戚善本作慼字怨宵長濟曰謂夫未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憂戚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善曰一云居歡惕夜促爾雅曰惕貪也苦蓋切 撫善本作拊字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向曰逍遙緩步貌佇立也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 蘭蕙緑清渠繁華蔭緑渚銑曰蘭蕙香草緑清渠而出繁華莖葉蔭覆緑渚也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父處巢穴習性所知昔前人若不曾為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翰曰葵之爲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嚮也故託之爲詩也 善曰晉書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鬱盛也萋萋茂貌 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 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光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蓋喻君之恩及臣也 善曰毛詩曰零露瀼瀼 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 善本作猋字 飛 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飈秋風也 善曰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 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 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夏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 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 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墉玄陰之影庇蔭素蕤花墉牆也玄

謂墉陰之色玄黒景影也　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説文曰蘩草木華盛皃也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晩彫福忘此孤生悲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晩彫以爲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顔遠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攄字顔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　善同良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浩善本作淹字庭除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霖潦雨水也除階也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説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善曰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

篇名思賢人也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縶之欲留也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飇　善本作飄字　俱　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爲懷人也與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　向曰歐陽建也　善曰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銑曰精爽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絶于耳　良曰十日爲旬月初曰朔微妙之言絶于我耳　善曰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絶禮記曰聲不絶于耳

褰裳不足難　清陽未可俟　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水也故此事不足爲難蓋友人眉目不可待而見之清陽人之眉目間也俟待也　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感舊詩一首

曹顏遠 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疏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善曰鶡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

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銑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相如門後復位門客復來漢竇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 善曰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 良曰晨風鸇也其集於茂林則棲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烏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

今我唯困蒙羣 善本作郡字 士皆 善本作所字 背馳 翰曰言我困於蒙暗而羣賢亡

子皆背我而走善曰周易曰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

多爲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

詠露斯向曰詩云有客宿宿則爲頌美客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　善同向注臨樂

何所歎素絲與路歧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歧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善曰禮記曰執

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比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贈荅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

庭發暉素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　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然

歎惆悵忽善本作出字游顧向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歎出戸游望也顧望也善曰惆悵已見上文仰視

垣上草俯察階下露 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善曰垣草易彫階露易自言可傷也 心虛體自輕

飄飄若仙步 銑曰感此時物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　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

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 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眞人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 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　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

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向曰勤勞遙長也善曰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長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善注同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鶬鶊春鳥蟋蟀秋蟲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蒼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棲故林善本作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棲故所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彥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

中庶子李
翰同善注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彥爲之從事　善曰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惟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荊山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羊質服虎文鷰善本作燕字翼假鳳翔翰曰人之非材如羊有虎文色也鷰鳥假爲鳳皇之飛　善曰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旣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

彼東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也善曰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疲善本作罷字遠陟善本作涉字車馬困山岡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升也 善曰僕夫已見上文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銑曰暨至也穹蒼天也 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霑衣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 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善曰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常逍遙閨房之樂也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翰曰但爲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沖 善曰沖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列烈 善本作洌洌 白露爲朝霜 善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柔條旦夕勁 綠葉日夜黃 良曰柔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成勁也霑於霜露葉復黃也 明月出雲崖 曒曒流素光 銑曰崖畔也曒曒明皃善曰劉楨詩曰曒月垂素光 披軒臨前庭 嗷嗷晨鴈翔 濟曰披開軒戶也嗷嗷聲也善曰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高志局四海 塊然守空堂 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爲局小而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善曰尸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 壯齒不恒居 歲暮常慨慷 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任忽即衰老故常爲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 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濟曰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東曹掾 善曰今書

總聚也
卉草之總名
觀者多凡物
有可觀者謂之
觀耽樂也良塗
猶言衢路也

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善本作揔字）翠黃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躭樂感之於心也　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躭樂也毛萇詩傳曰躭樂之久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翰曰引領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之居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覩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而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有甘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洗也蜻精蜊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銑曰蜻蜊秋蟲也燭燈也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蜊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濟曰佳人婦人也煢孤也　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　善曰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已善本作以字綠翰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皃　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以蒼苔說文曰鼅鼄鼄蝥也魏文帝詩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四陸立秋以後日行之道

栖猶止也

龍ゝ謂陽物也故龍蟄則陽氣潜藏凝者歩而不行

結者文子曰夏條可結言其弱也至秋則堅枝不復可結矣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卽見西南坤位故曰坤維秋則日行於西道陸道也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善本作焱字扇綠竹向曰浮陽日光也飈風扇動也善曰陽日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霑其上如栖止也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氣凝而爲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廓然而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坏戸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礼之至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翰曰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爲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善曰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

情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割害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爲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　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

沇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銑曰沇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

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翰曰閭里室宇皆已頹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

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頹毀故人家不復隱形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説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君子守固窮大善本作在字約不爽貞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正之志　善曰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雖榮

劉霞陵雨之兆諺云朝霞不出門言其必雨也丹氣霞氣也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陽而赤然湯谷日所出处謂其熱如湯也森々多兒枝子美言雨脚如麻亦是此意殊々動謂凋傷也如束之言葉落條輕而上聚兒

之列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也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此時也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　善本作湯字　谷　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日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善曰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良曰翳翳雲初出皃森森雨散皃　善曰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曀然翳與曀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霖賦曰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

輕風推　善本作摧字　勁草凝霜竦喬　善本作高字　木　銑曰竦猶驚也　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

密葉日夜疎叢林森森如束　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疎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

疇昔歎時遲晩節悲年促　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晩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鄭陽上書曰至其晩節末路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司馬季主善卜也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濟曰章甫冠也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行入幽荒甌 善本作歐字 駱從祝髮 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而此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祝斷也 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曰從隨也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也 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瓴零甋的夸璵璠上余下煩 魚目笑明月 銑曰瓴甋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爲美時君以小人爲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翫魚物笑於寶珠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甚少巴人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

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别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甚鄙也 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末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良曰魯陽關名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濟曰咆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 善曰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

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 良曰淒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爲聲 善曰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 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恒常之心 濟曰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猶舉也飛岑高山也 善曰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 音吟 向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崟險

軒騎上鼓
仲武軍威之男捷之稱
後世禁衛亦有神武軍之名

阻貌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棘九折阪嘆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
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殽之
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
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向曰
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
今日也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覊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銑曰旅心
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
仲曰覊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　出覲軍
馬陣入聞　善本作間字　鞞鼓聲　良曰鞞大鼓也　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鞞
之聲則思將率之臣陣或爲塵周禮注曰鞞
小鼓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濟曰羽檄軍書相通者神武天子也
也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
寶天生德聰明神武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翰曰長鋏神劒名寇敵將至則必鳴
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　善曰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
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劒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説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

縵胡謂麁纓無文理者

折衝高誘曰謂能折還敵人之衝車使不得進也 制勝猶言決勝而壓寶主之位也

也捨我衡門衣善本作依字更被縵胡纓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更被縵胡纓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帷幄亦心之所經習也 善曰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為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勍敵必滅可謂奇兵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適興兵攻宋尹池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犨出也輓復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為籌策於此乃可制勝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儛顧太師曰我為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

述循也謂循其所受之職投適也旅衆也
下車始至之時如昨日者言不覺其久也
望舒月御此直指爲月也
閩越南越也文蛇如柳宗元言永州之蛇黑質白章之類衣者蓋以其皮爲衣
習慣熟也

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翰曰兵權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彊也 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

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向曰下車謂始至也望舒月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 善曰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銑曰欲明時候故自發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 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虵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爲虵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

側手爲膚按指爲寸

固然也　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濟曰結構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荒庭寂已善本作以字閑幽岫峭且深　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也

淒風起東谷有渰奄興南岑　向曰渰起雲皃言有雲起於南岑也　善曰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渰與弇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四指曰膚霖三日雨也　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爲膚

澤雉登壟善本作壠字雊寒猨擁條吟　翰曰雊鳴也擁條謂抱樹也　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磎善本從水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　向曰荒草也木叢生曰楚鬱盛多也

迴環湍之皃淵止水也
養真謂守其性之
自然尚亦貴也

蕭森條長皃　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

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

濟曰投弃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

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顴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

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所尚於無為也道勝謂道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山林也　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眞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為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愼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廣也翰筆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藉翰林以為主人

黒蜧麗躍重淵商羊僛舞野庭向曰蜧蛇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　善曰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黒蜧高誘曰黒蜧黒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僛大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翰曰言霖雨過二十日也散漫水大亞次於堯時洪水九年也　善曰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良曰伏潛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昬墊

情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割害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　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害也

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沇溶潚陳根緑葉腐秋荃

銑曰沇溶雨水也言潚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荃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善曰潚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里無曲突煙

路無行輪聲翰曰閭里室宇皆已頽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

突徙薪無恩澤環堵自頽毀垣閭不隱形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頽毀故人家家不復隱

形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

瓊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

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君子守固窮大善本作在字約不爽貞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

貞正之志　善曰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雖榮

田方贈慙為溝壑名 尚曰君子固窮雖有曾惠之榮慙為此名也 善曰説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為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取志於烏陵子比之 善本作足字 黔婁生 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為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虚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而辭不為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為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文選卷第二十九